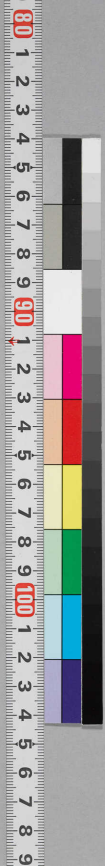




C40
4514
(191)



80 1 2 3 4 5 6 7 8 9 90 1 2 3 4 5 6 7 8 9 100 1 2 3 4 5 6 7 8 9

c40-4514

家書呈呈武州著
我微笑塔院庶府中永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64853

南堂了菴禪師語錄卷之八

叅學比丘祖臬得度等

編

明後學沙門兜率明聞重閱

舉古上

舉德山示眾云今夜不答語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

出禮拜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山云你是甚處

人僧云新羅人山云未跨船未好與三十棒法眼云

大小德山話山明云大小德山龍頭蛇尾雪

寶云二老宿裁長補短捨重從輕要見德山亦

何在何故大似握闔外威權有當斷不斷不

法苑珠林卷之八

撰述
其亂底劔諸人要識新羅僧麼只是撞著露柱底
瞎漢

師云總謂德山曰破家者僧把髻投衙法眼圓
明據案結款雪竇扶強折易逐惡隨邪如斯理論
要契他古人直是白雲萬里當時者僧若是個漢
見他道今夜不答話珍重便行非唯坐斷德山抑
且光揚宗眼

舉雪峯普請次自負一束藤路逢一僧便拋下僧方
擬取峯便踏倒歸舉似長生乃云我今日踏者僧快
生云和尚替者僧入涅槃堂始得峯便休去雪竇云

長生大似東家人死西家助哀也好與一踏

師云雪峯是則下坡不走快便難逢若不是長生
未免勞而無功雖然且道雪峯一踏何似雪竇一
踏

舉仰山指雪師子云還有過得此色者麼雲門云當
時便與推倒雪竇云只解推倒不能扶起

師云雲門推倒雪竇扶起直籠過得此色也未是
金毛師子

舉香巖垂語云知人上樹口唧一枝手不攀枝脚不
枝樹下忽左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不對則違他

問對則喪身失命正當恁麼時作麼生卽是有虎頭上座上樹卽不問未上樹請和尚道香嚴呵呵大笑雪竇云樹上道卽易樹下道卽難老僧上樹也致將一問來

師云香嚴用盡神通不消虎頭一撥便乃四稜塌地雪竇縱有生機也只扶他不起

舉僧問魯祖如何是不言言祖云你口在什麼處僧云某甲無口祖云將什麼喫飯僧無語雪竇云好劈脊便棒者般漢開口了合不得合口了開不得

師云者僧貪觀白浪失卻手橈若是箇漢待他道

你口在什麼處便與掀倒禪床非唯魯祖高豎降旗且免雪竇馬後喝節

舉僧問雪峯古澗寒泉時如何峯云瞪目不見底僧云飲者如何峯云不從口入僧舉似趙州州云不可從鼻孔裡入僧卻問趙州古澗寒泉時如何州云苦僧云飲者如何州云死雪峯聞舉云趙州古佛從此不答話雪竇云衆中總道雪峯不出者僧問頭所以趙州不肯如斯話會添屈古人雪竇卽不然斬釘截鐵本分宗師就下平高難爲作者

師云雪峯一期答話不知肥著趙州瘁處趙州恐

俊不禁不覺劄著雪峯痛處痛處痒處痛一時
移在雪竇身上且道者僧還曾夢見也無

舉僧問西堂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
堂云怕爛卻那僧去問長慶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
問無答時如何慶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
一人雪竇云何不與本分草料

師云三頭兩面得人憎有問靈巖有問有答賓主
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只向佗道甕裏何曾走卻

鼈

舉臨濟示衆云我於先師處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

三度喫六十拄杖如蒿枝拂相似如今再思一頓誰
爲下手時有僧出云某甲下手濟拈棒度與僧擬接
濟便打雪竇云臨濟放處較危收來太速

師云說什麼放去較危收來太速須知臨濟有陷
虎機者僧未具透關眼待他道再思一頓誰爲下
手便與掀倒禪床非唯坐斷者老漢咽喉抑且出
身有路

舉欽山一日上堂豎起拳又開云開卽爲掌五指叅
差復握云如今爲拳必無高下還有商量也無一僧
舉豎起拳山云你只是箇無開合漢雪竇云雪竇

不然乃豎起云握則爲拳有高有下復開云開則爲掌無黨無偏且道放開爲人好把定爲人好開也造車握也合轍若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我也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

師云展也不是掌握也不是拳兩頭俱坐斷一劍倚天寒且道還有爲人處也無喝西風吹渭水落

葉滿長安

舉僧問睦州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州云昨日有人問趕出了也僧云和尚恐某甲不實那州云拄杖不在者帚柄聊與三十雪竇云睦州只有受壁之

心且無割城之意

師云雪竇與麼批判深屈古人山僧道睦州和杵托出只是罕遇知音

舉棗樹問僧近離甚處僧云漢國樹云漢國天子還重佛法也無僧云賴遇問著某甲問著別人卽禍生樹云作什麼僧云人尚不見有何佛法可重樹云闍梨受戒多少時僧云二十夏樹云大好不見有人便打雪竇云者僧棒卽喫要且去不再來棗樹令雖行爭奈無風起浪

師云者僧句裏藏鋒棗樹棒頭有眼說什麼去不

撰述

再來直須棒了出院
舉趙州問婆子什麼處去婆云偷趙州笋去州云忽
遇趙州時如何婆便掌州休去雪竇云好掌更下兩
掌也無勘處

師云將謂胡須赤更有赤須胡
舉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保壽便打三聖云恁麼
爲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壽下座便歸方丈雪
竇云保壽三聖雖發明臨濟正法眼藏要且只解無
佛處稱尊當時者僧若是個漢纔被推出便掀倒禪
床直饒保壽全機也較三千里

師云手眼通身拳躍相副保壽三聖固是作家若
要發明臨濟正法眼藏直是未在雪竇道者僧若
是箇漢便與掀倒禪床不是射鵰手徒說李將軍
舉僧問無業如何是佛業云莫妄想雪竇云塞卻鼻
孔又僧問馬大師如何是佛祖云卽心是佛雪竇云
拄卻舌頭

師云塞却無業鼻孔拄卻馬師舌頭還見雪竇麼
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舉德山因廓侍者問從上諸聖什麼處去山云作麼
作麼廓云勅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山便休去至來

支那

白雲山語錄卷之二

六

撰述
日山浴出廓過茶與山山撫廓背一下云昨日公案
作麼生廓云者老漢今日方始瞥地雪竇云然精金
百煉須要本分鉗鎚德山旣以已妨人者僧還同受
屈以拄杖一畫云適來公案且置從上諸聖什麼處
去大衆擬議一時打趲

師云德山固是作家爐鞴本分鉗鎚爭奈廓侍者
是鍛過了底金從他以已妨人畢竟無屈可受靈
巖與麼批判莫有爲雪竇作王者麼

舉保福簽瓜次太原乎上座到來保福云道得與你
瓜喫乎云把將來福度瓜一片與乎乎接得便行雪

竇云雖是死蛇解弄也活誰是好手者試請辨看

師云猛虎口中奪食飢鷹爪下分食太原較些子
保福若具奔流度刃底手待伊擬接便與拋向背
後看他把什麼蛇弄

舉南泉示衆云道非物外物外非道趙州出問如何
是物外道泉便打州云和尚莫錯打某甲向後錯打
人去在泉云龍蛇易辨衲子難謾雪竇云趙州如龍
無角似蛇有足當時不啻盡法無民直須喫棒了趲
出

師云趙州物外相從善能回互南泉棒頭有準收

放自由雪竇雖欲盡令而行未具辨龍蛇眼
舉洞山到雲門門問近離甚處山云查渡門云夏在
甚處山云湖南報慈門云幾時離彼山云八月二十
五門云放你三頓棒山至來日却上問訊云昨日蒙
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甚處門云飯袋子江西湖
南便與麼去洞山於此大悟雪竇云雲門氣宇如王
撥著便冰消瓦解當時若提令而行子孫也未到斷
絕

師云雲門買帽相頭雪竇因齋慶讚諸人要見洞
山麼掀翻海嶽求知已撥亂乾坤見太平

舉馬祖因僧叅乃畫一圓相云入也打不入也打僧
便入祖便打僧云和尚打某甲不得祖靠拄杖休去
雪竇云二俱不了和尚打某甲不得靠却拄杖擬議
不來劈脊便打

師云殺人刀活人劍

舉典化問克賓維那云汝不久當爲唱導之師賓云
不入者保社化云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賓云總不
恁麼化便打乃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哥錢五貫設
饑飯一堂至來日齋時典化自白椎云克賓維那法
戰不勝不得喫飯卽便出院雪竇云克賓要承嗣典

化罰錢出院且置御須索取者一頓棒始得且問諸人棒既喫了作麼生索雪竇要斷不平之事今夜與克賓維那雪屈以拄杖一時打散

師云與化全師出征克賓堅壁不戰及乎力盡伎窮未免牽羊納壁雪竇要斷不平直爲克賓雪屈會麼雖得一場榮剛卻一雙足

舉僧問長慶衆手淘金誰是得者慶云有伎倆者得僧云學人還得也無慶云大遠在雪竇代者僧當時便喝復云有伎倆者得一手分付有伎倆者不得兩手分付學人還得也無蒼天蒼天

師云長慶和杓托出者僧當面蹉過雪竇忍俊不禁不免按牛頭喫草今日忽有問靈巖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只向他道物見主眼卓豎又問學人還得也無答云又爭惟得老僧

舉大慈示衆云山僧不解答話只是識病時有僧出且大慈識病不答話時有僧出便歸方丈雪竇識病不答話或有僧出劈脊便打諸方識病不答話有僧出必然別有長處敢有一箇動著大唐天子只三人師云雪竇可使千古流芳要且未得勦絕若據山

僧見處直須打了拖出何故大海不宿死屍
舉趙州到黃檗葉見來便閉却方丈門州於法堂上
叫云救火救火葉便出擒住云道道州云賊過後張
弓雪竇云直是好笑笑須三十年忽有箇衲僧問雪
竇笑箇什麼笑賊過後張弓

師云重門擊拆黃檗過於隄防齧齧破關趙州慣
得其便雖然兩不相傷笑破雪竇鼻孔

舉僧問鏡清學人未達其源乞師方便清云是什麼
源僧云其源清云若是其源爭受方便雪竇云死水
裏浸卻有什麼用處侍者問適來成禪伊清云無者

云不成禪伊清云無者云和尚尊意如何清云一點
水墨兩處成龍雪竇云猶較此子雪竇不是減鏡清
威光要與者僧相見是什麼源其源三十年後與你
三十棒

師云鏡清一點水墨兩處成龍直得傾湫倒岳雲
黯長空雪竇要減他威光與者僧相見且款款地
山僧見處也要諸人共知是什麼源其源劈脊便
棒直下悟去裂破古今

舉僧問香林如何是衲衣下事林云臘月火燒山雪
竇云臘月燒山萬種千般翹松鶴冷踏雪人寒達磨



不會大難大難

師云大小香林答話也不了僧問衲衣下事卻云臘月燒山累及後代兒孫築底分疎不下有問山僧如何是衲衣下事只向他道猶堪齋粥對賓客也勝時人著錦衣

舉雲門示衆云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喫卻貴圖天下太平雪竇云便與掀倒禪床

師云老胡傍若無人雲門一棒打著雪竇掀倒禪

床正是助桀爲虐

舉國師三喚侍者雪竇云點卽不到侍者三應雪竇云到卽不點將謂吾孤負汝誰知汝孤負吾雪竇云謾雪竇不得雲門云作麼生是國師孤負侍者處會得也是無端雪竇云元來不會門云作麼生是侍者孤負國師處粉骨碎身未報得雪竇云無端無端

師云有呼有應蓋是尋常負汝負吾翻成特地雲門雪竇不識好惡吹毛求疵拈拄杖畫一畫云當門不用栽荆棘後代兒孫惹著衣

舉僧問投子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投子云抑逼

人作麼雪竇云躲根漢僧問典化化云一盲引衆盲
雪竇云端的瞎僧問玄沙沙云侍者卻會雪竇云停
因長智僧問趙州州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
彩已彰雪竇便喝僧問雪竇竇便打也要諸方檢點
乃成頌云師資會遇意非輕無事相將草裏行負汝
負吾人莫問任從天下競頭爭

師云雪竇若無後語蹉過國師有僧問國師三喚
侍者意旨如何師云年老心孤復成一頌國師年
老覺心孤三度頻將侍者呼饒汝粉身并碎骨不
知酬得此恩無

舉僧問智門如何是佛門云踏破草鞋赤脚走僧云
如何是佛向上事門云拄杖頭上挑日月雪竇云千
兵易得一將難求

師云驢作驢鳴犬作犬吠

舉師祖問南泉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
何是如來藏泉云王老師與汝往來者是藏雪竇云
草裏漢祖云不往不來者泉云亦是藏雪竇云雪上
加霜祖云如何是珠雪竇云險百尺竿頭作伎倆不
是好手者裏著得箇眼賓主互換便能深入虎穴或
不滑麼縱饒師祖悟去也是龍頭蛇尾漢

師云南泉入草求人雪竇橫身虎穴且道師祖悟
去畢竟承誰恩力者裏著得箇眼便見頭正尾正
舉雪峯因僧禮拜峰打五棒僧云某甲有什麼過峰
又打五棒雪竇云雪竇不曾與人葛藤前五棒日照
天臨後五棒雲騰致雨你若辨得也好與五棒

師云什麼處得者消息來山僧道前五棒是騎虎
頭後五棒是收虎尾若人辨得領取雪竇五棒不
干山僧事

舉馬大師令智藏馳書上徑山山接書開見一圓相
乃於中下一點封回國師聞舉云欽師猶被馬師惑

雪竇云徑山被惑且置若將呈似國師別作箇什麼
使爾免被惑去有老宿云當時坐却便休亦有道但
與畫破若與麼只是不識羞敢謂天下老師各具金
剛眼睛廣作神通變化還免得麼雪竇見處也要諸
人共知只者馬師當時畫出早自惑了也

師云欽師被惑國師被惑天下老師被惑至於馬
師自惑雪竇無不檢點得出且道雪竇還免得麼
山僧到此大似醒人看醉人不覺手舞足蹈喝一

舉鏡清問僧趙州喫茶去你作麼生會僧便出去清

云邶鄆學唐步雪竇云者僧不是邶鄆人爲什麼學
唐步若辨得出與你茶喫

師云鏡清親見者僧是邶鄆人雪竇因什麼道不
是拈拄杖畫一畫云有口不得茶喫者多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法身向上事門云向上與你道
不難作麼生會法身僧云請和尚鑒門云鑒卽且置
作麼生會法身僧云與麼與麼門云者箇是長連床
上學得底我且問你法身還喫飯麼僧無語雪竇云
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過在什麼處

師云若論戰也箇箇力在轉處者僧吃得眼來槍

頭早在雲門手裏直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雪竇
更要進土在還委悉麼箭穿紅日影須是射鵬人
舉趙州訪道吾纔上法堂吾云南泉一枝箭來也州
云看箭吾云過州云中雪竇云二俱作家蓋是道吾
趙州二不作家箭鋒不相拄直饒齊發齊中也是射
堦漢

師云二老宿爾我同氣情均天倫自然手眼相似
雪竇云直饒齊發齊中也只是射堦漢看則有分
舉普化與臨濟一日同赴施主齋濟問毛吞巨海芥
納須彌爲復神通妙用爲復法爾如然化趯倒飯床

濟云太籠生化云者裏是甚麼所在說麤說細濟休
去來日又同赴一施主齋濟復問今日供養何似昨
日化又趨倒飯床濟云太麤生化云晤漢佛法說甚
麼麤細濟吐舌雪竇云兩箇老賊喫飯也不了好與
二十棒棒雖行且那箇是正賊

師云雪竇與麼道也好與二十棒且道過在甚麼
處不見道正賊走却邏蹤人喫棒

舉三角示衆云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是蹉過麻谷
出云蹉過卽不問如何是此事角云蹉過谷便掀倒
禪床角便打雪竇云兩箇有頭無尾漢眉毛未曾眨

上說什麼此事蹉過有僧問眉毛爲什麼不眨上雪
竇便打

師云麻谷掀倒禪床三角便打作家作家眉毛爲
什麼不眨上雪竇便打作家作家前面作家自是
麻谷三角後面作家自是雪竇者僧只今莫有欲
知此事者麼時有僧出劈脊便打復問云作麼生
是此事僧擬議師又打擲下拄杖分明記取舉似
作家

舉睦州喚僧大德僧回首州云擔板漢雪竇云睦州
只具一隻眼者僧喚旣回頭因甚卻成擔板

師云雪竇打失一隻眼者僧真既回頭却是睦州

擔板

舉巖頭叅德山纔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德山便喝巖頭便禮拜洞山聞云不是叡公也大難承當巖頭聞云洞山老漢不識好惡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雪竇云然則德山門下草偃風行要且不能塞斷人口當時纔禮拜劈脊便棒非唯勦絕洞山亦乃把定叡老還會麼李將軍有嘉聲在不得封侯也是開

師云家肥生孝子國霸有謀臣雪竇云然則德山門下草偃風行要且不能塞斷人口當時纔禮拜

劈脊便打非唯勦絕洞山亦乃把定叡老說得道
理好歸依佛法僧

舉則川與龐居士摘茶次士云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麼川云若不是老師洎答龐公話士曰有問有答盖是尋常川不管士云適來莫惟相借問麼川亦不管士云者無禮儀漢待我一舉似明眼人去在川拈茶籃便歸雪竇云則川只解把定封疆不能同生同死當時好與將下幞頭誰敢喚作龐居士

師云說什麼將下幞頭當時便與一踏踏倒莫道法界不容身要且覓起處不可得

撰述

百世師範

舉僧問雲門一言道盡時如何門云裂破雪竇彈指
三下

師云白雲萬里

舉僧問睦州一言道盡時如何州云老僧在你鉢囊裏雪竇呵呵大笑

師云大蟲裹紙帽

舉本生以拄杖示衆云我若拈起你便向未拈起時作道理我若不拈起你便向拈起時作主宰且道老僧爲人在什麼處時有僧出云不敢妄生節目生云也知關梨不分外僧云低低處平之有餘高高處觀

之不足生云節目上更生節目僧無語生云掩鼻偷香空招罪犯雪竇云者僧也善能切磋爭奈弓折箭盡然雖如此且本生是作家宗師拈起也天回地轉應須拱手歸降放下也草屨風行必合全身遠害還見本生爲人處也無復拈拄杖云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師云伎倆不如帳樣且道本生拄杖何似雪竇拄杖若也辦得天下橫行其或未然放在臥床頭急要打老鼠

舉僧問雪峯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菩薩人見性如

支那

南無阿彌陀佛

十七

撰述

晝見日未審和尚見性如何峯打三下其僧復問巖頭頭打三掌雪竇云應病設藥且與三下若搥令而行合打多少

師云前三後三應病與藥搥令而行別有一著顧侍者云且道是什麼一著侍者擬議便打出

舉太原孚上座衆雪峯至法堂上顧視雪峯便下看知事雪竇云一千五百人作家宗師被孚上座一覷便高豎降旗孚至來日入方丈云昨日觸忤和尚峯云知是般事便休雪竇云果然僧問雲門作麼生是觸忤處門便打雪竇云打得百千萬箇有甚用處直

是盡大地人喫棒方可扶豎雪峯且道太原孚具什麼眼

師云眼眼相覷心心相知僧問雲門作麼生是觸忤處門便打棒頭有眼明知日雪竇云打得百千萬箇有甚用處要識真金火裏看

吳江縣弟子淨願張雋敬刻
南堂了菴禪師語錄第八卷奉爲

先文學五嶽府君神枝安義弘誓深堅
母計氏法名淨心體悟真常道基永固者
崇禎八年乙亥夏至日姑蘇堯率園謹識

南堂了菴禪師語錄卷之八

支那

五嶽府君

六

南堂了菴禪師語錄卷之九

叅學比丘祖杲得度等 編

明後學沙門兜率明聞重閱

舉古下

舉僧問智門如何是般若體門云蚌含明月僧云如何是般若用門云兔子懷胎雪竇云非惟把定世界亦乃安帖那家若善能叅詳便請丹霄獨步
師云蚌含明月兔子懷胎什麼處得者消息來把定世界安帖那家且信一半
舉烏曰因玄紹二上座到白云二禪客近離甚處僧

云江西曰便打僧云久聞和尚有此機要曰云爾既不會第二箇近前來僧擬議曰亦打云同坑無異土叅堂去雪竇云宗師眼目須至恁麼如金翅擘海直取龍吞有般漢眼目未辨東西拄杖不知顛倒只管說照用同時人境俱奪

師云烏曰當軒據坐正令方行者僧自遠趨風拚得契棒若是慣戰作家何處有烏曰也更若未曾看取雪竇葛藤

舉僧辭大隋隋問甚處去僧云峨眉禮拜普賢去隋豎起拂子云文殊普賢總在者裏僧畫一圓相拋向

還會麼者漆桶

師云者僧親爲天使來無端撞在漆桶裏雪峯鏡清素稱敏手要且救他不出毒藥醍醐千載龜鑑不是知心者徒勞話歲寒

舉僧問大梅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梅云西來無意僧舉到鹽官官云一箇棺材兩箇死漢玄沙聞舉云鹽官是作家雪竇云三箇也得

師云螳螂捕蟬

舉雲門問新羅僧你是甚處人云新羅人門云將什麼過海僧云草賊大敗門云爲什麼在我手裏僧云

恰是門云一任跔跳雪竇云雲門老漢龍頭蛇尾放過者僧爲什麼在我手裏恰是劈脊便打

師云者僧過得海來恰值落在雲門手裏雪竇推波助瀾可謂小出大遇

舉北禪問僧近離甚處僧云黃州禪云夏在甚處僧云資福禪云福將何資僧云兩重公案禪云爭奈在我手裏僧云在手裏則收取禪便打者僧不甘隨後趣出雪竇云奇怪宛有超師之作還知者僧麼只解瞻前不能顧後若在雪竇手裏棒折也未放在師云一不做二不休打人須是鐵拳頭

舉睦州示衆云我見百丈不識好惡大衆方集以拄杖一時打散復召大衆衆回首丈云是什麼有什麼共語處黃檗和尚大衆方集以拄杖一時打下復召大衆衆回首檗云月似鸞弓少雨多風猶較些子雪竇云說什麼猶較些子直是未在若據雪竇衆集一時打下便休或有箇無孔鐵槌爲衆竭力善能擔荷可以籠罩古今乾坤把斷驀拈拄杖云放過一著師云三段不同收歸上科

舉玄沙見鼓山來作一圓相山云人人出者箇不得沙云情知你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山云和尚又作

撰述
磨生沙云人人出者箇不得山云和尚與麼道得某甲爲什麼不得沙云我得汝不得雪竇云只解貪觀白浪不知失卻手橈

師云道得也出者箇不得道不得也出者箇不得貪觀白浪失卻手橈閑言語

舉南泉示衆云王老师賣身去也還有人買麼一僧出衆云某甲買泉云不作貴不作賤作麼生買僧無語臥龍代云和尚屬某甲禾山云是何道理趙州云明年與和尚做一領布衫雪竇云雖則作家競買要且不解輪機且道南泉還肯麼雪竇也擬者箇價直令南泉進且無門退亦無用不作貴不作賤作麼生買別處容和尚不得

師云南泉善賣雪竇善買牙保不來只成賒話不作貴不作賤遇物應緣乘巧便流出天涯也可憐不如且在家中轉喙

舉茱萸把一椀竹上堂云莫有虛空裏釘得椀者麼時有靈虛上座出云虛空是椀萸便打虛云莫錯打某甲萸休去雪竇云若要此道大行直須打了趂出師云茱萸空中釘椀靈虛早地遭釘雪竇不啻盡法無民只要話行千古檢點將來總是一隊掠虛

漢

舉夾山與定山同行言語次定云生死中無佛則無
生死夾云生死中有佛則不逃生死互相不肯同上
大梅相見了具說前事梅云一親一疎夾問那箇親
那箇疎梅云且去明日來夾至來日又問未審那箇
親梅云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夾山住後云我當時在
大梅失却一隻眼雪竇云夾山畢竟不知換得一隻
眼大梅老漢當時聞舉若以棒一時打出豈止盡斷
兩人葛藤亦乃天下宗匠

師云夾山失卻隻眼住後方知雪竇盡斷葛藤作

得天下宗匠雖然李將軍有佳聲在不得封候也
是閑

舉僧問保福雪峯平生有何言句得似羚羊掛角時
福云我不可作雪峯弟子不得雪竇云一千五百箇
布衲保福較些子

師云做得雪峯弟子則不無要見羚羊掛角三生
六十劫

舉僧問長慶羚羊未掛角時如何慶云草裏漢僧云
掛角後如何慶云亂叫喚僧云畢竟如何慶云驢事
未去馬事到來雪竇云寧可碎身如微塵終不瞎箇

衆生眼長慶較些子復云一般漢設使羚羊未掛角
也是萬里望鄉關

師云長慶恁麼答話瞎卻天下人眼去在雪竇道
終不瞎箇衆生眼萬里望鄉關

舉僧問巴陵祖意教意是同是別陵云鷄寒上樹鴨
寒下水僧問睦州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州云青山自
青山白雲自白雲雪竇云問既一般答亦相似其中
有利他自利瞞人自瞞若點檢分明管取解空第一
師云鷄寒上樹鴨寒下水青山嗟哦白雲澹泞祖
意教意在什麼處若約檢點分明有利無利不離

行市

舉趙州示衆云今夜答話去也有解問者出來時有
僧出州云比擬拋磚引玉引得箇擊子法眼遂乃舉
問覺鐵背先師意作麼生覺云如國家拜將乃問甚
人去得時有人出云某甲去得覺云汝去不得法眼
云我會也雪竇云靈利漢聞舉便知落處然雖如是
放過覺鐵背夫宗師語不虛發出來必是作家因什
麼拋磚引擊諸禪德要識趙州麼從前汗馬無人識
只要重論蓋代功

師云覺鐵背名喧宇宙撥著便作屎臭氣人問拋

撰述

南唐神僧錄卷之九

塿引擊便謂如國家拜將當時法眼若解拈出本
分草料何止清風萬里雪竇云靈利漢一舉便知
落處豈堪共語雖然如是放過覺鐵背賴有此語
舉耽源辭國師歸省馬祖於地上作一圓相展坐具
禮拜祖云你欲作佛去源云某甲不解捏目祖云吾
不如汝雪竇云然猛虎不食其子爭奈來言不豐諸
人要識耽源麼只是箇藏身露影漢

師云耽源歸省獻箇胡餅馬祖舐犢自不勝情雪
竇云然猛虎不食其子爭奈來言不豐檢點將來
恰踏著耽源影子

舉瀉山問仰山甚處來仰云田中來瀉云田中多少
人仰挿鋤叉手而立瀉云南山大有人刈筍仰拔鋤
便行玄沙云我當時若見踏倒鋤子鏡清云不奈船
何打破肩斗僧問明招古人意在挿鋤處叉手處招
喚某甲僧應諾招云還曾夢見仰山麼雪竇云諸方
咸謂挿鋤話奇特也大似隨邪逐惡若搥雪竇見處
仰山被瀉山一問直得草繩自縛去死十分

師云瀉仰父子一問一答未見諱訛卻是玄沙無
風起浪鏡清云不奈船何打破肩斗一波纔動萬
波隨不是明招將下面皮未免總死在鋤子下雪

寶云仰山被馮山一問直得草繩自縛去死十分
咄以已妨人

舉玄沙問僧近離甚處僧云瑞巖沙云瑞巖有何言
句僧云骨喚主人公自應諾惺惺著他後莫受人謾
沙云一等是弄精魂也甚奇怪沙云何不且在彼中
住僧云已遷化也沙云如今還喚得應麼僧無語雪
寶云蒼天蒼天

師云者僧只是接響承虛道聽途說若親從瑞巖
來因甚喚不應雪寶云蒼天蒼天東家人死西家
助哀

舉大梅聞鼯鼠聲云卽此物非佗物善自護持吾今
逝矣雪寶云者漢生前莽鹵死後顛預卽此物非他
物是何物還有分付處也無有般漢不解截斷大梅
脚跟只管道貪程太速

師云大梅平生脊梁硬似鐵未後向鼯鼠聲中全
然放倒雪寶不辨端倪卻道還有分付處也無更
要截斷他脚跟彌勒下生去

舉雪峯示衆云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
相見了也僧堂前與你相見了也保福問鵝湖僧堂
前且置望州亭烏石嶺什麼處相見湖驟步歸方丈

福便乃入僧堂雪竇云二老宿是卽是只知雪峯放行不知雪峯把定忽有箇衲僧出問未審雪竇作麼生豈不是別機宜識休咎底漢還有望州亭烏石嶺相見底衲僧麼良久云擔板禪和如麻似粟

師云我要問雪峯除却望州亭烏石嶺僧堂前什麼處不是相見處我要問雪竇什麼處是雪峯把定放行古人且置卽今作麼生設有一箇半箇別休咎識機宜豈不是爲衆竭力其或未然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

舉趙州問大慈般若以何爲體慈云般若以何爲體州呵呵大笑至來日州掃地次慈却問般若以何爲體州放下掃帚呵呵大笑雪竇云前來也笑後來也笑笑中有刀大慈還識麼直饒識得也未免喪身失命

師云是精識精是賊識賊

舉德山一日飯遲托鉢過堂雪峯見云者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什麼處去山便歸方丈雪峯舉似巖頭頭云大小德山不會末後句山聞令侍者喚來頭至方丈問爾不肯老僧那頭遂密啓其意山至來月上堂與尋常不同頭於僧堂前撫掌大笑云且喜

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伊何雖然如是也
只得三年活明招代德山云咄咄咄沒處去沒處去
雪竇云會聞說箇獨眼龍元來只有一隻眼殊不知
德山是箇無齒大蟲若不是巖頭識破爭得明日與
昨日不同諸人要會末後句麼只許老胡知不許老
胡會

師云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巖
頭密啓其意赤土塗牛妳明日上堂與昨日不同
疑殺天下人殊不知德山年老成魔不是巖頭領
過莫道三年遷化更三十年也死未得在明招代

云咄咄咄沒處去沒處去知心能幾人雪竇云德
山是箇無齒大蟲若不是巖頭識破爭得明日與
昨日不同閉門不造車出門自合轍諸人要會末
後句麼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舉雪峯一日見猕猴乃云者猕猴各各佩一面古鏡
三聖云歷劫無名何以彰爲古鏡峯云瑕生也聖云
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峯云老僧任持事
煩雪竇云好與二十棒者棒放過也好免見將錯就

錯

師云前箭猶自可後箭射人深

舉僧問國師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國師云與老僧過
淨餅來僧將到淨餅國師云卻安舊處著僧安舊處
復來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國師云古佛過去久矣
雲門云無朕迹雪竇云直得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爭
得無還會麼雲在嶺頭關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

師云國師不得雲門洎好勞而無功總似雪竇未
免白日見鬼如今有問山僧如何是本身盧舍那
只向他道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舉僧問洞山時時勤拂拭莫遣惹塵埃爲什麼不得
他衣鉢山云直饒道本來無一物也未合得他衣鉢

且道什麼人合得僧下九十六轉語皆不契末後云
直饒將來他亦不受山深肯雪竇云他既不受是眼
將來底必應是瞎還見祖師衣鉢麼若於此入門便
乃兩手分付非但大庾嶺頭一箇提不起設使闔國
人來且欸欸將去

師云者僧下九十六轉語正是九十六種外道末
後道設使將來他亦不受稍有衲僧氣息雪竇云
他既不受是眼將來底必應是瞎還見祖師衣鉢
麼若於此入門便乃兩手分付話作兩槪非但大
庾嶺頭一箇提不起設使闔國人來且欸欸將去

救得一半

舉僧問投子依稀似半月彷彿若三星乾坤收不得
師於何處明子云道什麼僧云想師只有湛水之波
且無滔天之浪子云閑言語雪竇云投子古佛不可
道不知檢點將來直是天地懸隔纔問便和聲打

師云投子放頑天下人不奈何雪竇提令未免犯
鋒傷手

舉洛浦久爲臨濟侍者到夾山問自遠趨風乞師一
接山云目前無關黎此間無老僧浦便喝山云住住
且莫草草忽忽雲月是同溪山各異坐斷天下人舌

頭卽不無爭教無舌人解語浦無對山便打雪竇云
者漢可悲可痛鈍置他臨濟他旣雲月是同我亦溪
山各異說什麼無舌人不解語坐具劈口便撼夾山
若是箇知方漢必然明窻下安排

師云洛浦未出臨濟門氣吞宇宙及至夾山面前
直是展手不得似者般漢不打更待何時雪竇云
者漢可悲可痛鈍置他臨濟他旣雲月是同我亦
溪山各異說什麼無舌人不解語坐具劈口便撼
見事不平爭忍得衲僧正令自當行

舉三聖問雪峯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峯云待汝出得

撰述
綱來卻向汝道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
識峯云老僧任持事煩雪竇云可惜放過好與二十
棒一棒也饒不得直是罕遇作家

師云三聖固是透網金鱗爭奈雪峯釣鼈手段聖
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等閑擺動三
山峯云老僧任持事煩坐得船頭穩當雪竇云可
惜放過好與二十棒喝小神作麼

舉伏牛爲馬祖馳書到國師處國師問馬祖有何言
句示人牛云卽心是佛國師云是什麼語話良久再
問更有什麼言句牛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國師

云猶較些子雪竇代云當時便喝牛却問和尚此間
如何示人國師云三點如流水曲似刈禾鎌雪竇云
是什麼語話也好與一撥見之不取千載難忘

師云伏牛也不虛行旣識國師又識馬祖雪竇下
者兩者不妨好手爭奈落在國師殼中具眼者辨

取

舉玄沙問鏡清不見一法爲大過患爾道不見什麼
法清指露柱云莫是不見者箇法麼沙云浙中清水
白米從你喫佛法則未在雪竇云大小鏡清被玄沙
熱謾我當時若見但只向道靈山授記也未到如此

師云雪竇只知鏡清被玄沙熱謾不知玄沙被鏡清熱謾靈山授記也未到如此謾自己不過

舉先報慈問僧近離甚處僧云臥龍慈云在彼多少時僧云經冬過夏慈云龍門無宿客爲什麼在彼許多時僧云師子窟中無異獸慈云爾試作師子吼看僧云若作師子吼卽無和尚慈云念汝新到且放三十棒雪竇云奇怪諸禪德若平展則兩不相傷捷令則彼此俱險還點檢得出麼

師云真師子兒善師子吼慈云念汝新到且放三十棒作家宗師天然有在雪竇云平展則兩不相

傷捷令則彼此俱險鈞在不疑之地

舉船子云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纜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雪竇云者漢勞而無功忽若雲門道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楸又作麼生免得此過良久云莫謂水寒魚不食如今鈞得滿船

歸

師云不貪香餌味可謂碧潭龍雪竇云莫謂水寒魚不食如今鈞得滿船歸跛鼈盲龜有甚用處

舉授子問巨柴禪客老僧未曾有一言半句掛諸方耳目何用要見老僧僧云到者裏不施三拜要且不

甘子云出家兒得與麼沒碑記僧遶禪床一币而出子云有眼無耳朶六月火邊坐雪竇云也不得放過纔轉便與擒任便喝云是誰不甘若跳得出不妨是一員衲僧

師云老僧未有一言半句掛諸方耳目何用要見老僧是何相待僧云到者裏不施三拜要且不甘出乎爾反乎爾出家兒得與麼沒碑記靠倒者僧僧遶禪床一币而出若是德山臨濟棒折也未放在雪竇云也不得放過纔轉便與擒任喝云是誰不甘若跳得出不妨是一員衲僧識甚好惡

舉祖師道六塵不惡還同正覺雪竇云拄杖子是塵有什麼過過既無應合辨至所以道糞掃堆頭丈六金身拈向一邊赤肉團上壁立千仞又放過一著直饒八面四方正好連架打

師云聞見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穿却祖師鼻孔換却雪竇眼睛莫有喫得棒底漢麼靠拄杖放過一著

奉言云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有般漢信得及把得住不受人謾祖佛言教是甚麼熱椀鳴聲便請高掛鉢囊拗折拄杖管取一員無事道人又古云

眼裏著得須彌山耳裏著得大海水一般漢受人商
量祖佛言教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卻須挑起鉢囊橫
擔拄杖亦是一員無事道人復云怎麼也不得不怎
麼也不得然後沒交涉三員無事道人中要選一箇
爲師

師云高掛鉢囊拗折拄杖未是無事道人挑起鉢
囊橫擔拄杖亦未是無事道人與麼也不得不怎
麼也不得然後沒交涉亦未是無事道人卓拄杖
喝一喝木馬火中嘶黃昏後日出

舉安國問僧得之於心伊蘭作旃檀之樹失之於舌

茸露乃蕪藜之圃我要箇語具得失兩意僧竖起拳
云不可喚作拳頭國云只爲喚作拳頭雪竇云無繩
自縛漢拳頭也不識

師云我不似安國論得論失一語兩意拈拄杖我
此拄杖能殺能活活中有殺殺中有活或則殺活
同時或則殺活不同時若善用去世出世間無法
不備便乃縱奪可觀卷舒無礙若用不得總是無
繩自縛

湖州府烏程縣信官丁樹木

蘇州府吳江縣信士董之彦

吳縣信官吳玄忠 佛弟子丘辰起共刻

南堂了菴禪師語錄第九卷

松陵天食張雋對稿 金陵蔣淨榮刻

崇禎八年乙亥夏至日 姑蘇梵率園謹識

南堂了菴禪師語錄卷之九終

南堂了菴禪師語錄卷之十

叅學比丘善慶元寶慧朗等編

明後學沙門兜率明聞重閱

法語上

示欽維那

士之慕於道者日用曼然與流俗異鞠其所存未始不由忱信痛敬而能致然者雖安利勉行之不同其為敬信則一也何則非敬則無以起信非信無以成敬始於一念終於永劫而莫我渝者其惟大丈夫哉嘉禾欽維那頃嘗從予遊澹靖淳謹切切於斯乃以

敬菴榜其室求予發其義以道其至庶幾不陷於邪
妄之域予旣憐其誠而壯其請謂之曰大哉敬乎三
世聖人歷代開士莫不自此而出三千威儀八萬細
行莫不自此而生神通光明辯才智慧菩提涅槃真
如解脫莫不由斯而起三塗六趣生死輪迴煩惱塵
勞無明惡業莫不由斯而斷斷無所斷無所不斷起
無所起無所不起生無所生無所不生出無所出無
所不出如是了知如是成就於法於心離諸執著所
謂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豈惟天台智者親
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當知山僧卽今與汝向多寶

塔中平分半座如是如是雲開日出不如是不如是
地裂天崩如是有不如是不如是中却如是打失
鼻孔換却眼睛欽維那惺惺著他時後日莫受人謾

示寶藏主

學此道者大貴精敏而沉潛精敏而不爲物惑沉潛
而不與物競不爲物惑則虛而靈不與物競則寂而
妙然精敏沉潛亦豈易至哉良由內見通明前境湛
淨莫非夙有靈骨具大智慧觸境遇緣不待照燭而
諸法自泯六根互用一體同觀不滯不著離諸色相
所以觀自在行深般若而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便

是者箇時節者箇時節不從人得只消日用現行常
自檢點世出世間何處有一法可得擔帶直是淨裸
裸赤洒洒上無攀仰下絕已躬常光現前壁立萬仞
如大火聚一切物近傍你不得如太虛空一切物栖
泊你不得自家涵養資人鍛鍊却要就本色爐鞴惡
辣鉗鎚發大勇猛不退不怯自然久久入妙堪爲法
器非惟自利亦可利人回入塵勞普攝羣有總是菩
薩不思議解脫境界又何佛法玄妙向上向下之足
芥蒂耶古人道得坐披衣向後自看決非小緣却須
努力

示臬藏主

學道之士爲生死未明尋師決擇自非志量宏遠氣
岸卓絕未免半信半疑半進半退終於無益李都尉
云叅禪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
切是非莫管須是恁麼始得

人身難得正法難逢旣得人身又逢正法於此不堅
確勇猛究竟到百了千當處誠爲無知人也無知之
人與草木何異以余觀之草木尚有用無知之人將
焉用乎無用且置然而自暴自棄汨沒生死何時而
出可痛惜也

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卽如佛逃則道真
逐妄悟則舍妄歸真到得真妄雙融逃悟無寄然後
隨緣消舊業任性樂天真興慈運悲極濟孤露忘能
所滅影象爲過量人住過量境界作過量事豈不綽
綽然有餘裕哉

示快藏主

王老師道盡大地覓箇癡鈍人難得須知此事不可
以聰明靈利計較機謀而得學道之士死却偷心百
不知百不會如土人木偶一念萬年去一條白練去
古廟香爐去始有少分相應死得絕氣息了忽然猛

省如睡夢覺如蓮華敷歷劫未明之事廓爾現前百
千神通門百千三昧門乃至一切戒門定門慧門悉
自具足然後靠著本色咬猪狗宗師相與入泥入水
上刀山入火聚鼻孔相挨眉毛厮結徹頭徹尾同死
同生拳來躍去喪却目前機脫去胸中物回視三世
諸佛歷代開士天下老和尚所有伎倆不勘自敗等
閒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收
放自在殺活縱橫設使德山臨濟雲門趙州再出頭
來也須斫額有分自餘半青半黃依草附木精靈望
涯而退不在言也扶桑快藏至天資俊敏而能下遲

撰述
鈍工夫益從道場雙戟大爐鞴中鍛鍊已久不妨是
一枚法器將還本國接物利生卒未能相見欲得法
語以助進脩觀其趣向決不肯辱師友負初心乃爲
書此若是無智人前又安敢妄通消息哉

示景維那

古來行脚高士爲生死未明尋師訪道賣却布單不
問千里萬里但有本色宗匠可以依歸者杭深梯險
不惜軀命以從之遊冀其一言開發蒙昧至於大安
樂田地而後推以及物非所謂遊州獵縣看山門境
致而已近日法道陵替居師位者出於僥倖不本宗

猷歆艷浮名循習齷齪務多其類以爲接人新進後
生一乍入衆無所知覺撞入網中不能自出將謂宗
門事止於此政如經鮑魚之肆不知與之俱化耳餘
波末流靡所不至抑少室之道廢興有數乎然而諸
方大刹星羅碁布又焉敢謂盡無作者以極淪溺殆
恐魔強法弱蔑如之何耳豈不見大愚和尚云大家
相聚喫葶藶若喚作一葶藶入地獄如箭射者箇便
是揚岐金剛圈栗棘蓬底消息益從上諸祖垂一機
示一境莫非與人解黏去縛抽釘拔楔初無二致所
以雲峰悅禪師服勤既久用心益固及乎打破漆桶

走上方丈志納其屨大愚望見之便云維那且喜大事了畢看他先德一啐一啄直是透頂透底總似今時何處有宗門事耶建溪景維那方事徧叅求語爲龜鑑會余謝事杜門而請不已不覺引起葛藤亦何異靈龜曳尾哉

示世侍者

世出世間只一句子逆順縱橫無有不在此中也得之於心應之於手則八萬四千塵勞塵塵解脫八萬四千法藏法法全彰可以津濟四生可以梯航九有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但能於趙州狗子佛

性話上啐地折剝地斷自然百了千當矣其或未然莫道坐破七箇蒲團走徧四天下於此事料掉沒交涉世侍者爲者一句子使得來大唐國裏東尋西討大似趨越首燕不知不覺被人指到山僧處喫了多少鈍置看渠儘自耐得拳擲所謂大冶精金應無變色昔大隋叅七十餘貧善知識於其中間具大眼目者只有一二且作麼生是具大眼目者於斯了了始可罷叅脫或躊躇鄉關萬里

示光藏主

我觀如來大光明藏出生一切諸光明海若聖若凡

撰述

情與無情無有不具此光明之體顯示此光明之用本末全收卷舒無礙自利利他無有窮盡如大日輪升於虛空普照一切無有分別能照所照二俱空寂而諸有情資其照臨各各成辦所作事業從始洎終各不相知亦不相借殆不知所以然而然而放日光明照無所虧滅斯益本有靈明不從他得而昧者不悟豈終昧也夫儻能一念回光便同本得故曰道不遠人卽心而證其不然哉

示化主

僧問雲門如何是塵塵三昧門云鉢裏飯桶裏水靈

利漢向者裏驀提得去直饒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供養你也未爲分外其或未然幸有七佛已前一段奇特大事不妨信受奉行左穿通衢右入聚落拶透千門萬戶撞著一箇半箇徹底知音便見所作已辦滿載歸來教他一衆飽餉駒地去豈不快哉靈巖山中自圓照慈受闡化之後未曾用這一著者山僧此來承乏比及三年方外高人來茲道聚朝鐘暮鼓粗成叢林不謂丁茲歉歲糧食旣匱而戶外之屨益增卻之弗可延之無術念念欲棄去忽思量妙喜樹倒胡孫散之語以告二三友忽徑山霖首座

支那

阿彌陀佛

七

撰述

雪竇璉與二藏主翠山芾藏主珩琅殊維那等以持鉢爲告余笑而謂之曰是豈爾輩所能爲哉夫比丘之法內摧我憊外絕貢高方行等慈鋪心如地猶恐觸境遇緣有當不過處而況有生以來受用自在一旦屈已從人未見其可雖然東山有云至辱莫若乞至樂在無求苟得無求旨雖乞吾何羞淨名道於食等者於法亦等於法等者於食亦等汝能敗於佛謗於法不入衆數乃可受食行矣厚自愛

示芾藏主

識心達本元故號爲沙門非徒方服圓顱之謂也然

心體虛寂普應萬機終日作用而有不知之者舍而他求求佛求祖求禪求道誠爲顛倒苟悟自心全體洞達則不爲法縛不求法脫便見佛祖禪道皆具於我而無一法從外而至者真了事人也

僧問趙州云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此箇公案流落叢林在學道之士未有不提撕叅究之者於此悟入者固多而錯會者亦不少五祖和尚云趙州露刃劒寒霜光燄燄更擬問如何分身作兩段這箇便是見得他舌頭落處底樣子後來佛性泰和尚云只一露刃劒已一時頌了後面三句皆是展演之言妙

喜深以爲然以知得底人拈將出來不妨唱拍相投
言氣相合若是承言滯句識情卜度之徒按圖索驥
驢年去一大藏教是箇切脚且道切箇甚麼演祖云
鉢羅娘者老漢初年行脚見浮山圓鑑和尚嘗請益
興化卒風暴雨話圓鑑云我有一箇喻子說與你三
家村裏賣柴漢子肩頭夯一條檐却問中書堂今日
商量什麼事演祖遂低頭云恁麼則大遠在因見白
雲咬破一箇鐵酸餈直得百味具足便是師子返擲
動是驚人一日三佛立問云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和
尚作麼生說祖云譬如摩尼映於五色摩尼喻佛身

五色喻數三佛退而議曰者老漢真是箇老大蟲若
是我輩非數紙如何說得了殊不知過量人提持過
量事自然不費力豈不見維摩會中三十二菩薩各
說不二法門雲興併瀉莫不自謂契理契機維摩默
然無語文殊便乃讚云是知無言無說是真入不二
法門咄識甚好惡要知向上宗門爪牙鮮不爾者無
他見處透脫力量充足自然水到渠成風行草偃綽
綽有餘裕也其或見不透脫力量不充依墻傍壁終
無自由分

示道侍者

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真體不離
聲色言語言語動用了無交涉畢竟大道真體在甚
麼處看他古來老宿提持箇事如日行空如風吹水
靈利漢一見便見不假思惟而大道真體不間毫髮
所謂碎地折瀑地斷自然不借別人鼻孔出氣也
佛祖出興莫過爲你作箇先導豈有法可傳授哉故
曰大事替你不得小事各自承當阿難曰將謂世尊
惠我三昧不知身心本不相代其不然哉二祖云我
心未安乞師安心達磨云將心來吾與汝安二祖云
覓心了不可得達磨云與汝安心竟政如推門入臼

若是方枘圓鑿則無相應日子矣

弟子求師易師求弟子難從上列祖於千萬人中撈
漉一箇半箇何異披沙揀金將知真正衲僧端不易
得黃梅會中有七百衆而衣盃獨付盧行者此事豈
可麤心若是未得謂得未證謂證見勝進者心生嫉
妬皆增上慢之流耳決欲究明千聖頂顛上一著除
非具鐵石身心有吞佛祖底氣槩始堪持論豈不見
大隋叅七十餘員善知識具大眼目者只有一二以
此言之則弟子求師亦不易也

撰述

南堂了菴禪師語錄卷之十一

吳門光攝居比丘淨修徒本懷捐鉢資敬列

南堂了菴禪師語錄第十卷
金陵天食張雋對稿 金陵蔣淨榮刻
崇禎八年乙亥佛成道日姑蘇兜率園謹識

南堂了菴禪師語錄卷之十終

南堂了菴禪師語錄卷之十一

叅學比丘善慶元寶慧朗等編

明 後學沙門兜率明聞重閱

法語下

示琮藏主

佛佛授手祖祖相傳莫非以心印心將法付法會無一毫自外而至者惟是氣類相合機感相應發出來自自然出人意表蓋本於正因不染邪解如芬陀利華雖生淤泥中一點也露他不著然而真性明妙本自天然一念回光便同諸佛豈不見大梅見馬祖只

支那

南堂了菴禪師語錄卷之十一

於卽心是佛言下便得安樂水潦遭一踏遂乃呵呵大笑至於雪峰輓毬俱胝豎指是皆生佛未具已前揭示此箇無爲宗旨豈有玄妙密室分付疑誤後學者哉近時法道不振邪解紛然各自謂得上人法羅却百千衆胡言漢語如病狂相似全無愧耻而入衆兄弟旣非正因皮下無血眼裏無筋將謂佛祖之道止如此迤相沿襲蕪穢先宗良可嘆息除非夙有靈骨不受人謾超然穎脫不與俱化日用應緣惟以從上佛祖爲標榜專一其心發弘誓願於此生中成就百千萬劫莫大之事親近一箇半箇真善知識入

其鑪鞴受得鉗錘鍛鍊磨礱洞絕瑕類方始是到家時節然後隨緣任運推以及人以報佛祖庶不虛來人間打一轉也

示胤侍者

真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爲智其可以有作思惟而得之哉直須斷却心思意想於一切時中豎起脊梁卓卓地提持古德一則話頭善自消息放教精精靈靈不墮在昏沉掉舉處則廓徹靈通凝然湛寂更不起第二念所以道不與諸法作對便是無諍三昧永嘉云亦無人亦無物大千沙界

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若也麤心便謂得大安樂
正是大病先聖目之爲解脫深坑有氣息底終不坐
在者裏真淨云活衮衮明落落拈便起把便撲直下
似俊鷹快鷄其肯打死兔耶

聲前領旨猶迷顧鑑之端句後明宗尚昧識情之表
絲毫係念三途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要須如獅
子王哮吼一聲直使狐狸野干悉皆屏迹方可作本
分道流若是隨群逐隊醉色沉聲一味踈狂謾神嚇
鬼到處逢人亂呈懵袋道我能解將他古人好言句
都看壞了從而教人迺相欺誑凌滅宗風真是地獄

種子也爾輩後生越色力强健快須決擇教明白見
此等人便合敬而遠之政不必與較得失也但念從
無量劫來於生死海中頭出頭沒今幸爲人遭逢聖
教旣被法服粗称沙門試觀他釋迦老子出胎修道
成佛度生所有法門自何而起自滅度後大法東漸
諸祖迭興提持正印甚生標格只如道未離兜率已
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又云始從鹿野苑終至
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說一字且四十九年三百
餘會種種行相作麼生消遣到者裏一法不明翳汝
眼睛眼睛不明世界崢嶸忽若一息不來便登鬼錄

撰述
百衲集卷之一
前路漫漫未知何往良可痛心故先德以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切切於懷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如喪考妣豈有閒情妄爲雜事哉

示興藏主

宗門中事只貴真叅實悟不消喞地一聲自然透頂透底若未得這一解未免方寸間鬱鬱地不得快活譬如患病之人本爲風寒所搏驀地得一副良劑出得一身白汗知他四大有許輕安耶旣得輕安却須保養神氣平復方禁得磕磔萬一失守舊病復作則不可救也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這裏悟

得豈不快哉儻涉思惟白雲萬里

但得本莫愁末何謂本何謂末識心見性是本說禪說道是末你若識心見性了信口而說信脚而行無非禪道苟遺其本而取其末所謂業識茫茫無本可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學者不善區別妄認識心以爲自己教中所謂認賊爲子其家財寶終不成就淨各云法離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六祖大師云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

三昧如鳥空中只麼飛無取無舍無憎愛這箇始是到家說話要得相應一念未興已前急著眼看咄學此道只貴腳踏實地靠實而行若纖毫許掠虛總落魔界打頭一著且論見地明白不受境惑十二時中便得力也你若見不透脫如何做得過量邊事古德道設有一法過於涅槃吾說亦如夢幻若是已眼未開如何會得是他向上人行履處如金剛燄如猛火聚無你近傍分不是強爲法如是故佛法本無玄妙只是自家本分事只爲拋家失業跨塹日久一乍入門覺得奇特及乎穩坐家堂一切境

界莫匪尋常自然不驚怪也臨濟云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便是這箇消息耳

佛道懸曠久受勤苦乃可得成不是見得會得了便休是他先聖入水入泥安住無功用大人境界其可麤心乎末世比丘連得此子影響便謂百了千當經不看佛不禮一味貢高妄自尊大圖人贊歎以規利養迺相欺誑習以成風真可憐憫有志之士政須以古人爲標榜慎勿隨順顛倒也

示燈藏主

從上佛祖開示此道無過使人各了本心本性不爲

外物所誘卽是出世邊事非謂別有法可傳授也但於日用二六時中猛著精彩虛明寂照截斷諸緣澹泊無爲而不得泛應則工夫純熟打成一片不妨隨自己力量而行但有一毫利益於人之事勇而爲之無利益事自不復作亦無能爲所爲之相迥絕功助功助絕則損益之念不興然而逆順境界不著照了當體寂滅矣祖師云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是也古德提唱一言半句皆爲慈悲之故發揮千聖著眼不及處一著子以破後昆之情執貴圖作箇洒洒落落底

漢豈有毛髮玄妙可秘重哉後世庸妄素無知識將謂有佛有法有禪有道可以傳授奴郎不辨玉石不分東奔西馳隨聲逐色業緣成熟流入魔黨各自謂得上人法遁相欺誑自誤悞他良可太息除非宿有靈骨不受渠謾直似玄珠下於濁水不與俱化則救得一半耳大凡學佛學祖直須所見所行出他頭地始得脫或徒有其言而無其志所謂身雖出家心不入道究竟爲邪師所攝無疑矣古人云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衲僧家一出處可不慎哉

示覺首座

曹溪流非止水一滴忽來千波競起灼然是有這箇道理若是力敵勢均不言可知稍涉思惟白雲萬里如今未到箇般田地不免喚作移換人須知宗門中向上事斷斷是別直饒究竟到不疑之地苟大法不明總成土苴豈不見興化在三聖處作首座嘗云我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未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雷聲浩大三聖聞得乃問你具什麼眼化便喝雨點全無聖云須是你始得是何心行化休去咄聖亦休去咄大覺聞得乃云爭得業風吹到大覺門下來化後到大覺大覺請爲院王蓋與大覺元是同叅一日

撰述

南無阿彌陀佛

覺喚院主我聞你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未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你具什麼眼探竿影草化便喝不勞再勘大覺拈棒化擬議有甚用處覺便打矢在弦上不得不發化又喝棺木裏瞠眼覺又打灸瘡痕上重著艾炷化明日從法堂上過覺喚院主我直下不疑你昨日兩喝你爲我說來爲人須爲切化云某甲於三聖邊得箇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與某甲一箇安樂法門老鼠入牛角覺云者瞎漢來者裏納敗闕脫下衲衣痛與一頓殺人須見血化於言下識得臨濟在黃檗處喫棒底道理精金百鍊要須本分

支那

東京市書院

七

撰述
鉗錐豈是麻纏紙裏底生活者一段說話蘊在胸中
有年矣未曾敢容易對人拈出法姪本心覺首座自
曹溪分座而來頂門正眼爍破四天下雨窻拈出以
資法喜明日東還見老松月却煩借問如今何處有
者箇消息不妨因風語我幸甚

示暢藏主

實際理地不受一塵理隨事變萬行門中不捨一法
事得理融事得理融也寬廓非外理隨事變也寂寥
非內古來達士學到聖凡情盡自然體露真常遇物
應緣觸目無滯猶未是向上人行履處所以雲門大

師道直得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
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時節一般漢認得此
子影響便乃稱揚稱鄭眼空四海疑悞後學出佛身
血若是眼裏有筋底終不肯受他籠絡舉一步抹過
千聖頂門拈一機捩轉衲僧鼻孔豈特天魔外道窺
覷無門便是四七二三斫額有分豈不見巖頭叅德
山纔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頭便禮拜洞山聞
云不是叢公也大難承當頭聞云洞山老漢不識好
惡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又不見德山見馮山直上
法堂東西顧視云無無便下去至山門首復云也不

得草草再具威儀上方丈相見便云和尚馮擬取拂
子德便喝背却法堂著草鞋便行至晚馮問首座新
到在麼座云當時便去也馮云此子已後向孤峯頂
上盤結草庵訶佛罵祖去在你看他古人一挨一撥
略露風規非惟虎驟龍驤直得天回地轉豈似今時
叢林無著眼處政不知諸大老向什麼處去也雪竇
暢藏主東嘉俊流有志相從江心無言春雨無際偃
巖仲謀作偈督遣之業已成行以母病中止未幾會
余謝事巖頂甚不自滿茲來南堂道義真切因出三
老之偈余爲和之旣而又欲法語爲隨身儆戒不惜

口業切切怛怛寫此一絡索使其知有宗門體裁脫
若一念相應踏著實際理地遊戲萬行門中涵養磨
鍊無滲漏絕依倚撞著咬猪狗手段千盤萬折透出
金鎖玄關然後轉向德山巖頭洞山雲門心眼不及
處插得手豈不是一員本色道人耶到者裏方知從
始泊終未嘗不與山僧把手共行矣又何親踈遠近
之足云乎哉

示祖馮首座

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今金剛敵非但空摧外道心
早曾落却天魔膽此永嘉大師見曹溪後顯發自得

自證三昧以示後人之語也看他初到曹溪繞床振錫底氣象直是卓絕超邁故其所得不在一切人下雖與一切人同處一切人構他不得除非同得同證者瞥爾相逢一挨一撥略露風規自然驚天動地豈似今時兄弟猥瑣傷躄傍人門戶記持野狐涎唾到處討人商量貴圖口裏有得說手裏有得寫逞能逞解以當叅學將謂少林直指之道如此而已誠爲苦屈教中所謂棄却百千澄清巨海惟認一浮漚目爲全潮可憐也哉當此法道下衰之秋全藉有志朋友發勇猛心立深重願將從前所蘊惡知惡覺盡情颺

向他方世界外內不放出外不放入寂寂惺惺不與一法作對超然任運兀爾忘緣行任坐臥常將生死事大無常迅速時時舉覺脫或向眼不見鼻孔處見得眉毛在眼上則體本無生了卽非速豈永嘉所得專羨哉到此境界却須靠著本色宗匠爐錘鍛鍊敲打出來不妨是箇法器堪以荷負宗門至於從上佛祖機緣無問平易險峻深密淺近相應不相應瞭然如人飲水冷煖有不俟言而知矣然後沉浸涵養日久歲深力量充足日用應緣縱橫得妙爲人自爲總在其中日損日益初無二致此乃文殊普賢大人境

界決非陋劣種性所可企及者也

示壽藏主

先輩灰心泯志深山窮谷中木食澗飲其爲枯槁有不可勝言而處之自若者自非明見本體與佛祖同一受用其能致是哉蓋緣末上根脚下打辨得乾淨而夙有靈骨稟有智願一出頭來便自穎脫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人倫何古人所能今人莫能彷彿耶且誦訛在什麼處竊嘗觀之大凡今人自始至終鮮有具正因者剃染行腳撞入邪師惡友羣類中見聞覺知無非聲色交互之事雖有菩提種子不能發

生究竟薰鍊成熟築底是箇業識團子也所得既是
不真觸著則是非人我得失欣厭交戰於胸中因循
苟且遞相欺誑借使千佛出世也救不得除非自解
猛省一刀截斷靠著本色師友動靜施爲一以古來
明眼尊宿爲標榜直將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爲念理
會教徹頭徹尾然後發揮靈智開示後人則不負父
母師友生成之德耳舍此則無所取矣

山僧自幼行腳見善知識未嘗有一點玄妙解會在
胸次中但能於一切處一切時不受人欺耳惟其不
受人欺故不自欺惟其不自欺所以不敢欺於人未

撰述

南堂了菴禪師語錄卷十一

上下稍只以正智獨照然而照中無智智中無照以要言之則古人所謂紅爐上一點雪便是者箇消息也

吳門天宮寺比丘宏機同徒永行捐鉢資敬刻南堂了菴禪師語錄第十一卷
松陵天食張雋對稿金陵蔣淨榮刻
崇禎八年乙亥重陽日姑蘇兜率園謹識

南堂了菴禪師語錄卷之十一

南堂了菴禪師語錄卷十二

叅學比丘一志元皓等 編

明後學沙門兜率明聞重閱

普說

普說釋迦老子三大阿僧祇劫來做盡伎倆至於離兜率降王宮出母胎行七步分手指天地作大獅子吼甚生氣槩洎十九逾城三十成道顛倒開口不得便乃脫珍御著弊垢起道樹詣鹿苑周旋三百法會之中大似泥裏洗土塊逗到精神用盡向靈山會上百萬衆前拈起一枝花不是大迦葉曲相成禡也好

撰述
此無折合便乃乘者一笑而對衆曰我以正法眼藏
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付囑摩訶迦葉教外
別行傳付將來無令斷絕元來從前做盡伎倆只爲
發明者一著子所謂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便是
者箇時節不是從前布置到羅紋結角處心眼相似
力量一般未免勞而無功自滅度後聲教所至若師
若徒多是不省得者箇意思各宗其宗各黨其黨各
執其說互相是非所謂獅子身中蟲自食獅子肉殊
不知教之與禪只是一箇道理以要言之禪是教之
父教是禪之爺致父而譽爺非愚則狂耳前大慈雲

屋瑞華嚴法師學該內外聲聞四馳自忘其大紆訪
南堂區區以禪宗要旨爲問自非高識遠見略去邊
幅何能下人之若是雲屋旣以真誠相及余雖衰繆
又豈可不以真誠相報遂喝一喝云若向者一喝下
便領得去可謂作家其或未然不免爲蛇畫足去也
吾宗自大迦葉二十八傳而至菩提達磨入此土爲
初祖良以真丹有大乘根器故不立文字直指人心
見性成佛直接上根不論中下者斯蓋上承佛祖付
授之重箇非下劣種草所能擔荷垂一機示一境莫
非發揚千聖頂額上一著子是以簡煩剔冗自有不

期然而然者若夫旁蹊曲徑普說圓融則一大藏教已具又何俟別傳之說是以達磨西來十萬餘里逾沙越漠遠泛重溟三周寒暑至於中國遊梁歷魏無所契合兀坐少林者九年不料撞著一箇渾鋼打就生鐵鑄成底硬脚禪和各曰慧可大師渠本是箇懣綜羣書靈利座主左淘右汰莫稱已懷乃慨然曰周孔之教禮術風規莊老之言未盡妙理吾聞洛陽有菩提達磨者吾之師乎此志旣發便有脫胎換骨之祥空神顯告之驗旣至立深雪聞誨勵取利刀斷左臂以示懇切於是達磨示以安心法門遂登祖位又

四傳而至六祖大鑑道滿天下其間青原南嶽兩枝尤盛又三四傳而五家宗派出焉實爲龍驤虎驟鶻擊鷹揚靈機妙用可以神會難以事求子細看來大似箇賣卜樣子豈不見六祖謂南嶽曰昔般若多羅語達磨曰震旦雖闊無別路要假兒孫脚下行金雞解嘲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向後佛法從汝邊去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去在病在汝心不須速說內卦已成更求外象先天二年居南岳般若寺開元中有沙門道一者在衡岳常習坐禪岳知是法器外象來也往問曰大德坐禪圖什麼一曰圖作佛行年在

坎岳乃取一塊塼於菴前磨一曰磨作什麼岳曰磨作鏡一曰磨塼豈得成鏡家先作祟岳曰磨塼既不燒錢岳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卽是打牛卽是一投受領一無以對病在膏肓岳又曰汝學坐禪爲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卽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動遭天羅一聞示誨如飲醍醐靜遭地網禮拜問曰如何用心卽合無相三昧佛也救不得岳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

合故當見其道且試一服返魂湯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岳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一曰有成壞否岳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見道也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華無相何壞復何成一蒙開悟心意超然死中得活有甚用處侍奉十秋日益玄奧後開法江西是爲馬祖漢州什邡縣人也姓馬本邑羅漢寺出家容貌奇偉牛行虎視引舌過鼻足有二輪文祖旣符玄記密授心印大弘玄化弟子堪爲人師者一百三十九人自餘潛光匿跡者不可以數計洪州百丈海禪師初叅

馬祖一日侍行遊山次見一羣野鴨子飛過去祖問是什麼丈曰野鴨子祖曰什麼處去丈曰飛過去祖遂扭丈鼻丈忍痛失聲祖曰又道飛過去那邊落節者裏按本文於言下有省却歸侍者寮中哀哀大哭等閒拋一釣驚起碧潭龍同事問曰憶父母耶丈曰無事曰被人罵耶丈曰無依實供通事曰哭作什麼丈曰我被和尚扭得鼻頭痛實問實對事曰有什麼因緣不契丈曰汝問取和尚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同事往問馬祖祖曰是伊會也冬瓜印子汝去問取他撥轉船頭同事歸寮丈乃呵呵大笑者風顛漢

事曰適來爲什麼哭如今爲什麼笑描也描不成丈曰適來哭如今笑畫也畫不就同事惘然後來松源和尚拈云當時若撞著聲頭說什麼百丈馬祖也須倒退大慧頌云有時笑有時哭哀喜交併暗催促此理如何舉向人斷絃須是鬱膠續大慧和尚甚生氣槩猶向古人背後叉手薦福亦有一頌哭不徹笑不徹倒腹傾腸向君說父子非親知不知擡頭腦後三斤鐵松源老祖摟出心肝五臟也未出得他古人南堂不肯孫亦有一頌苦便哭樂便笑苦樂雙忘不恠調高山流水少知音明月清風古皇道還委悉麼從

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明日祖陞堂衆方集丈便卷却面前禮拜席生死根本祖便下座歸方丈丈隨至祖問曰我未曾說話汝因甚便卷却席何須更問丈曰昨日被和尚扭得鼻頭痛破也被也祖曰汝昨日向甚處畱心探竿影草丈曰今日鼻頭又不痛也墮也墮也好與本分草料祖曰汝深明今日事研郎當漢丈作禮而退異日再叅次祖以目顧視繩牀角拂子無風起浪丈曰卽此用離此用也好與一撥祖曰汝已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就窠打劫丈取拂子豎起草本不勞拈出祖曰卽此用離此用一

箭中紅心丈掛拂子於舊處喪身失命祖震威一喝不爲分外厥後開法於百丈山道化尤盛得法上首黃檗運禪師一日辭丈丈曰什麼處去檗曰欲禮拜馬祖去丈曰已遷化也檗曰未審有何言句丈遂舉再叅因緣乃曰我當時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檗聞之不覺吐舌見箇什麼丈曰汝已後莫承嗣馬祖麼龔裏何曾走却龔檗曰不然今日因師舉得見馬大師大機之用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喪我兒孫赤土塗牛姝丈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接得封皮作信傳檗便禮拜禍

事禍事大慧和尚曰百丈被喝直得三日耳聾黃檗
聞舉不覺吐舌百丈疑其承嗣馬祖後因臨濟三度
問佛法的大意三度被打六十拄杖便是與三日
耳聾出氣日中陽談臨濟始覺如蒿枝拂相似眼裏
空華既是師承有據因甚用處不同會麼曹溪波浪
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也只分踈不下看他老大
慧將他祖父子孫四世機緣只據自己見處與伊批
判直是毫髮不差蓋妙得活祖師意自與尋常人
同也若是自家眼目不明自餘印板上打來模子裏
脫出有甚共語處豈不見宋徽宗時太尉陳良弼設

千僧齋圓悟勤祖法真一公慈受深公躡菴成公及
善華嚴等十大法師皆在會而善公遽起問諸禪曰
吾佛設教自小乘至於圓頓掃除空有獨證真常然
後萬德莊嚴方各爲佛嘗聞禪宗一喝能轉凡成聖
則與諸經論似相違背今一喝若能入吾宗五教是
爲正說若不能入是爲邪說把髻投衙抱賊叫屈圓
悟以目顧躡菴菴乃云承法師所問不足以勞三大
禪師之答只淨因小長老亦可使法師無惑雷聲浩
大雨點全無菴乃召善善應諾菴曰法師所謂吾法
小乘教者乃有義也大乘始教者乃空義也大乘終

教者乃不有不空義也大乘頓教者乃卽有卽空義也一乘圓教者乃不有而有而不空而空義也如我一喝非惟能入五教至於工巧技藝諸子百家悉皆能入乃震聲一喝問善曰聞麼曰聞菴曰汝旣聞則此一喝是有是乃能入小乘教良久又問善曰汝今還聞麼曰不聞菴曰汝旣不聞則此一喝是無是能入始教遂顧善曰我初一喝汝旣道有喝久聲銷汝復道無道無則元初實有道有則而今實無不有不無是能入終教我有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故有無喝之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卽有卽無是能入頓教須

知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解俱忘道有之時纖塵不立道無之時橫遍虛空卽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入此一喝是能入圓教善乃起再拜澤廣藏山理能伏豹菴復謂曰非惟一喝爲然乃至一語一默一動一靜從古至今十方虛空萬象森羅六趣四生三世諸佛一切聖賢八萬四千方門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契理契機與天地萬物一體謂之法身三界惟心萬法惟識四時八節陰陽一致謂之法性是故華嚴經云法相徧在一切處有相無相一聲一色全在一塵中含四義事理無邊周徧無

經中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座主點那箇心生鐵蒺藜當面擲周無以對塞斷咽喉遂往龍潭至法堂曰久嚮龍潭及乎到來龍又不現潭又不見好箇消息潭於壁內引身出云子親到龍潭著忙作麼周無語當面蹉過遂放下擔子朝夕咨叅一夕侍立次潭云更深何不下去周珍重便出却回云外面黑潭度紙燭與之擬接便吹滅周大悟便禮拜潭云子見箇什麼周云從今去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玄沙道底來日潭墜座謂衆曰可中有箇漢牙如劒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向

孤峯頂上立吾宗去在乞兒籬易滿周於是取疏鈔堆向法堂前舉火炬云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焚之而去始終作家李都尉云叅禪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便是者般樣子也後來出世任德山其道大振示衆曰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臨濟聞得謂侍者洛浦曰汝去問他道得爲什麼三十棒浦如教而問山便打浦接任與一送山便歸方丈浦回舉似臨濟濟云我從來疑著者漢雖然你還識德山麼浦擬議濟便打是精識精是賊識賊然

80 1 2 3 4 5 6 7 8 9 90 1 2 3 4 5 6 7 8 9 100 1 2 3 4 5 6 7 8 9

撰述

而精金百煉要須本分鉗錘若是鈍鐵頑銅堪作什
麼山僧今日被雲屋法師輕輕一撥直得口似乞兒
破席袋狼藉不少衆中忽有一箇傍不茸底出來拽
下禪床爛椎一頓翻身一擲抹過太虛將他從上若
佛若祖所有法門盡情拈向一邊教他盡大地人卸
下豕脂帽子脫却鶻鼻布衫非惟截斷小淨因脚跟
抑且與善攀嚴雪屈豈不快哉還委悉麼驚羣須是
英靈漢敵勝還他獅子兒卓拄杖喝一喝

南堂了菴禪師語錄卷之十二終

佛弟于蔣淨榮法名白開發心



十四

